

中国现代

小说

名家名作原版库

不平衡的偶力

张资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不平衡的偶力

● 张资平

据中华学艺社一九二七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

二

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编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啰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

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张资平 (1893—1959)，广东梅县人。

张资平是中国现代以撰写性爱著称的作家。他一生写了二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五本不相重复的短篇小说集。张资平是前期创作社的重要作家，前期的小说还较为严肃，1925年后，创作重点转移，以写作恋爱小说为主，他认为生理支配心理，曾借小说中人物说：「纯洁的恋爱是骗中学生的话。所谓恋爱是由两方的相互同情和肉感造成的。」他多写三角或多角恋爱。鲁迅把他的小说概括为一个「△」。张资平的小说在青年人中曾经十分风行，后因过多地以肉欲解释人类爱情，媚世逐利，而受到社会进步舆论批判。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有《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短篇小说集有《不平衡的偶力》和《雪山除夕》等。他所作的《冲积期化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在长篇上用力较多，以描写温软蕴藉的心理见长，笔端甜熟，文字流利，短篇则平平，无其特色。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家，张资平是不容回避的，可惜由于人格与创作宗旨的鄙下，对他的评价也就自然是毁多于誉，这是应该令人清醒的。

《不平衡的偶力》由中华学艺社1927年4月初版，收长长短短的小说八篇，张资平的风格，或者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书 目

- 一、鲁 迅：《呐喊》
- 二、扬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 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 十四、冰 心：《超人》
-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 十六、柔 石：《二月》
-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 十八、沙 汀：《兽道》
- 十九、艾 芜：《南行记》
-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 二十五、徐 汙：《鬼恋》
-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 三十、张爱玲：《传奇》

目 录

不平衡的偶力	一
公债委员	二七
小兄妹	九四
三七晚上	一二〇
性的等分线	一二九
银踉蹌	一四七
约伯之泪	一五五
两人	一八四

不平衡的偶力

一

他本想应汪夫人的要求，在这《海岸》多滞留个把月，滞留至学校开课后。现在他不能了，因为敌不住汪夫人的蛊惑，不能再在这风景佳丽的海岸——在暑假期中风景加倍美丽的海岸——滞留了。

夏的《海岸》，介在苍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间的夏之海滨，饱和着一种倦怠的氛围气，是很适合于这艺术家——悼亡之后对世情生了一种厌倦的中年人——的心情。夏的《海岸》的风物都是静的，只有天空中的几片浮云在缓缓地移动。很洽意的凉风虽常轻轻的掠过波面和树梢，但海水和树枝并不发出何等嘈杂之音。夏的《海岸》是有一种寂寞，说不出的寂寞，不可思议的寂寞，就连在许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馆里和松林后的散步道上的人群中也能感着这种寂寞。

海波呈幽静的碧色，能冷息人的兴奋头脑的幽静的碧色。他常想一个人驾一艘尖头小

艇自桨着在波面浮泛，或沿着不规则的曲线形海岸浮泛，或浮泛到湾港内的几个小岛上去，但他终没有这种心绪和勇气。

以松林为中心点，松林的右面有个公共游乐园，园的中心有一个八角形的音乐亭。绕着音乐亭的前面作半圆形的摆着几重长方形的坐椅，吃过晚饭后的海岸旅客多到这亭前来坐着听乐队奏乐消遣。他也常到这音乐亭来，他听着他们奏的忧郁的小曲固然很悲痛地感受着寂寞，他就听着很闹热的很欢乐的曲也觉得他们奏出来的曲音非常的萎靡，非常的悲哀。他最感着寂寞的就是那时候，望着一群年轻的音乐队奏完了乐，默然无声的各持着乐器，轻轻地，缓缓地，下了音乐亭，步出游乐园向松林里消灭去那时候。

松林左面的建筑物多半是当代伟人们和资本家的别庄。她的——她的丈夫的别庄也在里面。几列别庄的后面就是海岸唯一的旅馆。旅馆左后方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和一部分的海岸线相接触，四面用铁栏围着，只留一个后门通出沙汀。园里面花径的两面摆着几张梳化椅。旅馆的右后是条敷着白砂石的小街路。街道后面都是海岸的渔家，构成一个小渔村的渔家。小渔村之后是一列满植松林的小山。小山之后，望得见的只有青空和白云了。傍晚时分太阳挂在渔村后的山顶上时，金黄色的光线投射在碧波上面，反射成一种美丽的光彩。

他的游散只在旅馆附近的很狭的范围内。他最喜欢的是沙汀和旅馆的临海的骑楼，因为站在这两个地点可以极目的眺望。

他也常无拘束的横仰在松林的荫下。松林的枝叶受着海风的压逼，向内陆低垂。他仰

望着天空，无感觉的仰望，有人走过他前面时，他像看不见的，也像听不见过去的人的足音。他有时也听见渔家里的小孩子们的笑声，但此种天真的明朗的笑声只一刻工夫也给他周围的沉重的幽静遮压住了，他仍然是无感觉的，很悲寂的仰望苍空。

他很沉静的横卧在松荫下，常继续了几个钟头，他觉得自己像离开了躯壳，也参进自身周围的大自然里去了。他像一根很轻的枯草浮在沉重的幽静的海水面漂流无定。

美丽的幽静达到她的最后期了。小艇里和松荫下再发见不出这种幽静来了。海岸的一切自然物像变了态度。音乐亭里奏的乐曲也像很和谐的很响亮的向四空输送它的声浪。在他面前走过去的人特别的多议论多说话。渔家的小孩子们的笑声和哭音近这几天来特别的锐敏的刺激他的听觉。从前他以为是很沉静的海近这几天来每晚上也很有生气的奏她的潮浪的歌曲。他的海岸生活也有点儿变调了。海岸的空气和他的避暑的生活前两星期是很沉静的，自汪夫人来后一变而为骚然的了。

他在海岸滞留了两星期之久了。

一天的下午，他在沙汀上散步，他望见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携着一个小女儿也站在那一面的沙汀上眺望海色。他和那女人间的距离太远了，面目看不清楚。过了一刻，那个女人携着她的小女儿向他这边来了。他们间的距离渐次短缩了，他约略一望，觉得这女人的风态很好，身躯修长的一个中年美人。他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来的。他和她的距离不满二十步路了，他明了的认识了那个女人，忙跑到她前面，她也微笑着向他点首。

「你还认得我？你什么时候到这海岸来的？」她伸出只雪白的纤手给他。他握着她的手

时，觉得还像旧时一样的柔腻。

「我望见你的后影，就猜是你了。」

「你就猜中了！那末我没有什么变更么？你的面影也和从前差不多，不过稍为黑瘦了一点。」

「我们几年不见了？」他很感慨的说。

「几年了呢？」她歪着头凝想。

「八年多了。」

「八年？」她睁着她的双眼望他，表示她的惊异。「是，有的，有八年了。我这女儿今年都有六岁了。」她随后又微笑着点头。

她的眼睛还像从前一样的有媚力。他觉得现在的她是很美丽，比八年前十年前还要美丽。十年前的十七八岁的她虽然美丽，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体是很肥满的，赶不上今天的她的风态。

她和她静立在沙汀上，你望我，我望你的无话可说了。四个眼睛碰着时，一个脸红红的低下头去，一个脸红红的翻过脸去装作望海。

她乘势低下头去对她的女儿说，

「你把手给这位先生——高世伯，高伯父！你把手给他，和他握手。」

女孩儿伸过手来，但不敢望他。

「这是我生的女儿，采青——怪俗的名，她爸爸取的。——进了小学的一年级哟。说是

七岁，其实还没有满六个足年。」她脸红着再仰望他。

眼睛很灵敏的女孩儿，颜色微黑的，怕是像她的父亲吧。

「秋霞就这样的一病死了，谁都梦想不到！」她叹了口气，半似安慰他，半替他悲叹。

「……」他也只跟着叹了口气。

「像她这样好的一个贤夫人，不像会这样短命的。我们——不，我真的对不起她了。」

……「她怕提起前事害了他伤心，或害他在她面前不好意思难过，马上转过话头，「我离市太远了，她病了这么久都不能来看看她，真的对不起她了！」她说了后再继续着叹了口气。」

「你几次在北方寄来的人参和饼干罐头等，她收到了时也很感激你们。」他像替亡妻向她道谢。

「那算得什么？她没有对你说我说我吗？」

「没有，没有说什么。她只说旧日同学都星散了，在市的没有几个，想会会面都不容易。她尤其是很思念你，说你对我们比别人不同。」他再叹了口气。

「……」她再低下头去，默默的没有话说了。她像在追忆什么过去的事。

「……」他也不再没有话继续了。

「想不到我们还能够在这里会见！我真的……」

「我还不是这么想。」海岸离我们市已经很远了，离你们寄居的城更不消说了。谁料得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着。」

「我忘记问你住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那家旅馆。」他翻过头来指着那边一栋大洋房子给她看。

「又嘈杂，又寂寞！」她笑着说。

「怎么说？」他也笑着反问她。

「日间客多了，不是很嘈杂么？夜间你只一个人睡在一间房子里，不是很寂寞么？」

他觉得她说话还是和从前——女学生时代——一样的活泼而无忌讳。

「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爸爸前年才买了一家别庄——很小的没有楼的屋。你去年前年都没有到这海岸来吧。我们每年都来的。」

「你们有别庄在这里！真阔！我竟不知道。」

「别庄窄了点。不然你也可以搬到我那边去同住。并且她的爸爸没有来，你过来同住也不很方便。」

「汪先生没有来么？」他忽然的心上燃烧出一种希望，但同时觉得这种希望燃烧得太卑鄙了，太对不起亡妻了，他忙把它打消。

「商店里的事很忙，交不下来。就来也怕在八月中旬。或今年竟不能来也未可定。我是来养病的，不要他来还安静些。」她说了后笑出声来了。神经过敏的他总觉得她的笑她的说话都有蛊惑性的。

「身体不好么？」

「有点内病。不大要紧的病。」

「要保重些才好。」

「谢你！我有许多话要问你，要和你说的，一时找不出来，就找得出来也一时说不了。你有空就到我的别庄来耍吧。」

他和她还谈了许多关于海岸风景，海水浴场的设备的话。旅馆催晚餐的钟声响了。
「我们走吧！」她携着女孩儿先举了足，他跟在她们后面向旅馆那方面来。

二一

高均衡，他的妻杜秋霞和汪夫人——她的女学生时代的名叫吴玉兰——小的时候是同学——在村的一个小学学校的同学。在小学时代吴玉兰就得了美人的称号。

高等小学毕业那年，高均衡十五岁，玉兰也十四岁了。她的体格很发达，由外表看来谁都说她比他大。她和他由学校回家是一路的，所以村里的人都当他们是姊弟两个。

「玉兰，你大了后要嫁人作老婆的，是不是？」天真烂漫的均衡有一天在由学校回家的途中忽然的问了她这一句话。

「我不嫁哟！」玉兰很正经的回答他。

「为什么不嫁？」

「嫁不到好人家，我不嫁！」

「玉兰，你不能嫁我么？你答应嫁我，我定做个伟大的人物给你看！」

「你家太穷了！我嫁了你怕没有猪肉吃，没有干饭吃。你家里天天吃稀饭吧。是吗？」
「不一定哟！」均衡年数虽少，但也会脸红。「隔几天也买斤把猪肉，吃几餐干饭。」

「均衡！你爸爸吃鸦片，太难看了！我看见他——前星期日我看见他在晒禾坪替一个买猪仔的人和卖猪的吵嘴，露出两列的黑牙齿，真难看！我不能嫁你，我不能叫他做爸爸！」——玉兰说了后还紧蹙着双眉。

均衡再没有话说了，低着头一直向前跑。玉兰看见他不说话，忙低下头来望他。

「你哭什么？你哭了么？」

「……」他不理她，急急的跑回家去了。

他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尝过恋爱失败的滋味了。他也从这么小的时候起就立志做伟大的人物，打算向她复仇了。

小学毕业后，他进了中学校，她也进了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在中等教育期内的四年间，彼此都互相忘却了。

均衡在中学毕业后，因为家计不好，不能升学，由友人的推荐，在村里的△小学校当教员。

未到任之前，他打听得这间△小学校除姓田的校长外，还有四个教员，连自己五个。五个教员里面有两个女教员都是和他一样的新任，一个姓李的，一个姓吴的。

行开学式那天，由校长的介绍他和几位同事都认识了。